

抗日必勝論

著 器 乃 章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論 勝 必 日 抗
江 蘇 工 業 學 院 圖 書 館
著 器 乃 章
藏 書 章

★

行 刊 司 公 誌 雜 海 上

1 9 3 7

抗 日 必 勝 論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著 作 人 章 乃 器

發 行 人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發 行 所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上海：福州路三二四號

廣州：漢民北路二二九九號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一日初版發行額：九千册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一月一日漢口再版：四千册

每册實價八分

甲 項：第三四號
出版物：第〇一五五號

自序

約定寫一本救亡運動，到牢獄裏才抽得出工夫來寫，一寫就寫了十萬言。原文共分緒言、抗日必勝論、民衆基本論、統一戰綫論、結論等五編。

時代變得太快了，有許多寫下來的話都變成「明日黃花」。出獄後編者來催稿，又騰不出時間來重新整理。沒法子，只好把不須修改的抗日必勝論和民衆基本論先抽出來分作兩個小冊子。統一戰綫論也許在最近的將來，就可以交稿。這一編是今年三月裏寫的。有許多話不會說到最近的事實，因為沒有工夫改寫，只好由他去了。有一點堪以自慰的，就是過去寫的，現在重新看一遍，大體上還沒有錯誤。

章乃器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機械的失敗論	一
第二章 機會主義的抗日論	三
第三章 科學的抗日必勝論	六
(一) 客觀條件的估計	七
(二) 主觀力量的估計	一六
(三) 國際的陣綫與神聖的使命	二五
第四章 機械的定命論	二六
第五章 帝國主義的戰爭論	三三
第六章 結論	三三

第一章 機械的失敗論

「九一八」的烽火，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嚴重的一個危機，然而同時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生機。這種「是——非——是」的分析，機械論者是不會了解的。在他們看來，危機便始終只是危機，從危機當中轉變出來生機，在他們的形式邏輯裏面，本來是找不到的。

以這種機械論爲出發點，所得着的結論，自然便有失敗論。在失敗論之下，有血氣的人，也不過以文天祥、陸秀夫自命，以身殉國；留得個人青史上的英名，而不能救國家於危亡。沒有血氣的人，便要變成恐日派、親日派、漢奸、順民！他們把敵人估計得像神聖一般的不可侵犯，把敵軍估計得像天兵一般的不可抵抗。他們有的在戰慄之中，雖不願而不得不然的向敵人搖尾乞憐；有的挾寇自重，媚敵求榮，

自願的向敵人屈膝投降；有的甚至還要執行敵人的意旨，替敵人打先鋒，演出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醜劇。

在理論方面失敗論者所有的，爲「中國必亡論」、「五十年後抗日論」、「三
日亡國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論」、「物質對比論」、「唯武器論」以及「到
堪察加去」等論調。他們的目的都在使大家相信：抗日必然要失敗。這種論調的
傳播，要使許多人變成親日派漢奸或者恐日派順民，而沒有人再敢說「抗日」。
不管他們的動機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事實上都要求「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毀滅了民族的自信力，而使敵人可以長驅直入，滅亡我全國！——他們在客觀上
都是替敵人效忠，是沒有疑義的。

文天祥和陸秀夫，自然是歷史上可以欽仰的人物，但是，殉國却是歷史上頂
不幸的事情。倘使我們把目下的國家看成像南宋一樣的悲觀，認我們殺身也不

足以救國而不過是殉國，那就要使許多有勇氣救國而沒有勇氣殉國的人退却，就要使救國變成少數情緒最熱烈的人的工作而不是大家所能做的工作。這種意義，已經足以縮小救國陣線，損耗救國的力量，然而還不止此。殉國觀念的發展，在行動上也要犯很嚴重的錯誤。有些人因憂國而自殺，有些人因悲憤而採取暗殺、盲動等個人主義的手段，可說都是由殉國觀念而來的。

第二章 機會主義的抗日論

比失敗主義好一些的是機會主義的理論。機會主義者對於抗日必然勝利，沒有堅強的自信，而認為我們只在能夠抓住這個或者那個機會的條件之下，才能取得一個不可必得的勝利。他們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得依然太微弱，而把外來的力量估計得比自己的力量還要大；他們忽視了抗日勝利的必然性，而重視了

抗日勝利的偶然性。他們雖然不會完全否定了抗日勝利的可能性，然而同樣的也不敢肯定抗日勝利的可能性。這種理論，依然不能堅定民族的自信力；依然要使我們的行動，陷於取巧投機，甚至要「舍己從人」。

比方，有些人認為我們只能在日蘇戰爭，或者日美戰爭的時候，才能抗日，才能取得勝利。那，反過來就是說：如果日蘇或者日美戰爭不爆發，我們就到亡國也不應該抵抗，即使抵抗也不可能取得勝利。再比方，有些人認為我們只能在日本國內革命爆發之後，甚至再來一次大地震，才能抗日，否則便沒有勝利的把握。再比方，還有些人認為我們要抗日，主要的要仰仗英美或者法蘇的力量；所以，在和英美或者法蘇的聯盟還沒有成功之前，我們就是亡國也不應該抵抗，——即使抵抗也不過聊盡人事，表揚一些民族在歷史上的光榮罷了，勝利的把握是不會有的。這種種的論調，都是機會主義的論調。

我們自然不應該忽視了國際勢力的配合，然而應該認定主要的力量是我們自己。我們應該認定，單憑我們自己的力量，也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然而那個鬥爭是太艱苦了，而且犧牲是太大了。有了國際力量的配合，我們便可以縮短鬥爭的過程，減輕犧牲的程度。我們還得認定，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不可侮的民族力量，使我們的同盟者也能夠得着同等的利益，然後別國才肯和我們聯盟。所以我們固然應該努力於國際力量的配合，然而不能一味依賴國際的援助，甚至以國際力量配合的完成為發動抗日戰爭的決定條件的。我們應該認定抵抗侵略是任何民族的天經地義，而發動抗日戰爭的決定條件，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的武裝侵略。

自然，我們也應該聯合日本國內的革命勢力，然而不能希冀日本國內的革命勢力替我們打先鋒——正和我們不能希望美國或蘇聯出來替我們打不平，

做保鏢一樣。要明白：要做亡國奴的不是日本的革命分子，而是我們自己，土地被別人蹂躪，主權被別人掠奪的，也不是美國或者蘇聯，而是我們中國。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發動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主要的力量只可能是我們自己。只要我們自己爭氣，能為我們自己的生存和光榮而奮鬥，國際的同情和援助是不成問題的。否則自己跪在敵人的前面，甘受敵人的宰割，而詛咒美國、蘇聯不以武力制裁日本，或者批評美國、蘇聯對日外交的軟弱，那真是太無恥了。別人的外交政策即使軟弱一些，然而曾經讓敵軍跨過他們國境一步嗎？

第三章 科學的抗日必勝論

我們主張抗日，是要以抗日必然勝利的把握為基礎的。這種勝利的把握，並不是根據妄自尊大的傲慢心理，拿很神秘的「黃帝子孫」的空銜頭來自己騙

自己（那，就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天皇神威」、「大和魂」——一套的把戲一樣可笑！）也決不是從經驗論的領域裏面，拿出「多難興邦」、「否極泰來」、「物極必返」……一類沒有內容的成語，來聊以自慰。我們的抗日必勝論，是要切切實實的根據着當前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緊緊的把握住敵人內部的矛盾，而決定下來的。

（一）客觀條件的估計

現在我們先把客觀條件——我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來估計一下：

第一，全世界有理性的大衆，除了少數法西斯蒂死硬派以外，都看到帝國主義的漸趨沒落，尤其是帝國主義武裝侵略手段的沒落。擁有最廣大殖民地的老牌帝國主義英國，殖民地面積占第二位的法國，以及資本勢力占全世界第一位

的美國，都已經把牠們侵略的手段限制在經濟侵略的範圍之內，而公然反對武裝侵略了。自然，這並不是偶然的「強盜發善心」，而是基於無可奈何的內在的矛盾。這種矛盾的詳分縷析，自然不是本書的篇幅所能容許，然而，不妨約略的說明一下。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發展形態；就在這個最高的發展形態當中，孕育着最高度的內部矛盾。這，我們用不着提出許多理論上的公式，而只須舉出若干無可否認的事實。如殖民地的離心運動，是英帝國主義的致命傷，最顯著的，如加拿大除了掛一面英國國旗之外，差不多一切和英國不相干；如英蘭三島之一的愛爾蘭，幾乎完全脫離了英國的羈絆；甚至如英國的生命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也在風起雲湧的高漲起來。其次，如法帝國主義，國內革命勢力的抬頭和人民陣線基礎的鞏固，使牠不得不變成國際和平陣線的基石。又其次，如美國的空前

經濟恐慌，使統治階級弄得手忙足亂，而國內種族的複雜和國際投資關係的重大，又使牠不敢冒險嘗試以戰爭解決經濟恐慌的手段。因此，目下敢於公然以武裝侵略爭奪殖民地的，只有幾個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主要的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國。然而，這三個法西斯蒂侵略國的瘋狂，却又增強了整個帝國主義國際間的矛盾。

目下，全世界的土地，已經分割得差不多了。弱小民族不是變成某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下的殖民地，便變成一個或者幾個帝國主義間接支配下的半殖民地。所以，一切的殖民地開拓戰爭，終不出是由原主人手裏去搶奪一塊肉。這，在擁有較大殖民地的前進帝國主義看來，自然是足以危懼的。這正和擁有大塊土地的紳豪地主們不願意重新分配土地一樣。

比方，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武裝侵略，自然第一要引起英國的危懼；英國

在中國的權益固然要被侵害，甚至連在印度、馬來亞和澳大利亞的統治都要受着威脅。其次，美國在太平洋的經略以及在中國的權益，也要受着很大的妨害。法國和荷蘭在太平洋的殖民地，所受的威脅也很大。再比方，意帝國主義對阿比西尼亞的武裝侵略，不但威脅英國在非洲的權益，而且因為地中海霸權的旁落，要威脅到英國、通印度的孔道、蘇彝士運河，那個腰斬大不列顛帝國的形勢，更使英國焦急萬狀。更比方，德帝國主義合併奧匈的企圖，要使意法和小協約國同時感到威脅。牠那隨意撕毀條約和要求殖民地的行動，連英國都恐慌起來，法國更不必說了。

這種種帝國主義國內和國際間的矛盾，使許多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得不豎起來和平的招牌，希望在苟安當中延續牠們的壽命。這種和平的號召，不管牠是否出諸本意，然而對於少數的侵略國家，無疑的是一個有力的制裁。

第二，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帝國主義國內革命勢力的高漲，使牠不能不參加國際和平陣線。現在我們還得指出：這種革命勢力的高漲，不但可以制裁國內的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時是制裁國際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一個偉大力量。在意帝國主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美國的碼頭工人和海員就自動起來拒絕裝運接濟意大利的商品。最近，法國碼頭工人，又拒絕起卸德國商船由西班牙叛軍占領區域裝運過來的商品。此外，英美法蘇各國的愛好和平大眾，都發動偉大的力量，反抗德意象養的西班牙叛軍向政府軍進攻，同時給政府軍以有力的精神和物質的援助。

第三，我們還得指出：跟着人類的進化，愛好和平和反對殘殺已經不是比較少數革命者的言論，而變成一般大眾的要求了。在英美法等國，反法西斯蒂、反戰爭運動，領導者雖然是革命勢力，而範圍已經擴大到每一個有良心、有人性的大

衆，連小孩子都知道戰爭是罪惡的。這種廣大羣衆的覺悟，固然是人類進化的必然結果；但是，第一次歐洲大戰所給與人們殘酷的印象，自然是十分深刻的。

第四，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殖民地的離心運動是英帝國主義的危機。現在我們還得指出，落後民族的覺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使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驚心動魄。原來，帝國主義之所以能夠完成殖民地的經略，就在利用殖民地人民文化的落後和意識的模糊。殖民地土人滅種的慘痛，往往不在反抗侵略的戰爭過程當中，而在甘爲奴隸之後。要明白侵略者的目的，不在佔領一片荒土，而在從殖民地土人的身上榨取到大批的利潤。高傲的侵略者是不肯而且不屑做開墾荒土的勞工的。他一面要以主人的地位，奴役大批的土人，把他們支配在較進步的生產制度之下，榨取他們的汗血；一面還要運入工業品，吸收他們的金錢。這樣，慢慢地，使他們在奴隸的待遇和貧困當中，一天一天的衰落死

亡下去。簡單的說：帝國主義經營殖民地，目的是在建立新的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和勞工市場；牠要土人生存着供牠的奴役和剝削，而並不願馬上把他們殺掉——屠殺的目的，僅僅只在使他們屈服。

因此，只要殖民地人民覺悟，明白了自己的人的地位，而不以奴隸自甘，同時懂得羣衆力量的偉大而大家組織起來，一致不願意做奴隸，帝國主義便要窮於應付。牛馬的主人固然需要一大羣馴良的牛馬；然而，倘使因爲不馴良而殺盡了所有的牛馬，他又不肯出此下策的。所以，反抗和不屈服是殖民地人民最偉大的力量；這種偉大力量的發展，一面要使帝國主義慢慢的不能保持殖民地的統治，一面要使牠不敢輕易發動殖民地戰爭；即使發動，也要使牠得着一個嚴重的教訓——一個得不償失的教訓。

第五，特別在中國，帝國主義國際間的矛盾是格外的尖銳。以中國土地之大、

人口之衆，物產之豐，無限的富源可供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開發，廣大的消費市場可供帝國主義剩餘商品的消納，便宜的勞力可供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剝削，因為這種條件的存在，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存着極大的開發貿易和投資的希望，企圖以和平的經濟侵略的收穫，延續牠們的壽命。牠們是不能容忍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單獨併吞中國的，而且是憤恨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用武裝侵略，擾亂這個廣大的市場的。就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認清我們的特殊國際地位！

——中國在國際上的重要性，是不能和「不毛之地」的阿比西尼亞相提並論的。

第六，全世界的革命勢力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廣大羣衆，對於中國的重視，也不是阿比西尼亞所能比擬的。中國如果真淪爲殖民地，那就要使全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受着最嚴重的打擊，要使牠們多過十年以至數十年的奴隸生活。不但如此，恐怕連比較弱小的獨立國家，都要因爲侵略氣焰的高漲，而淪爲

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更要淪爲殖民地。全世界的勞苦大眾，自然也跟着要受到更嚴重的壓迫和剝削，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都要遭遇空前的磨難。我們且閉目想想：如果這正在抬頭的公理和正義完全被戰爭的惡魔毀滅了，這社會還能算是社會嗎？這人類還能算是人類嗎？這樣一個歷史的浩劫，全世界有良心的大眾，全世界在壓迫當中爭取公理、正義和前途光明的大眾，能讓他出現嗎？

第七，我們再估計一下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自然，我們不能否認，牠有比我們強大的武力。本來，歷史上的侵略者或者壓迫者，誰不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呢？而歷史上的被侵略民族或者被壓迫階層，在爭取解放的時候，誰不是用低劣的武力，去戰勝他們的強敵呢？我們要明白：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有相當強大的武力，然而，那個武力，在平時的配置上，對外要防禦英美，敵對蘇聯，對內除了要鎮壓國內革命勢力以外，還要警備朝鮮和台灣的革命勢力，牠是不可

能以全部的力量對付中國的，而且能夠動員對付中國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假如日本帝國主義在對華戰爭上要消耗了半數的武力，我敢說任何的軍事專家都會見到牠的國防上蘊藏着重大的危機；假如日本參謀本部的計劃，預定以三分之一的武力對付中國，我敢說日本的軍閥早就要提出更龐大數倍的軍事預算。事實上，對華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是只可能在「不戰而勝」的原則之下，而出之以投機取巧的冒險行動的。

正是因為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大，正是因為我們當局一開始就不抵抗主義之下放棄了東北三省，使敵人的投機行動得着意外的收穫，日本法西斯蒂軍閥才会有飛揚跋扈、氣衝萬丈的瘋狂。在這裏，我們還得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是特別尖銳的。這種矛盾，除了像別的帝國主義一樣，表現在農民呻吟掙扎於死亡線上，以及勞工在嚴重的剝削之下迫切要求解放之外，更特殊的

表現在元老、重臣、財閥、政客等對軍閥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也不是偶然的：這是封建殘餘對資產階級的矛盾。（我們當然不能像某些幻想妥洽的人們一樣，過分高估這種矛盾的作用，因為這並不是現時代的基本矛盾，但是當然也不能忽略這種矛盾的存在。）自然，代表資產階級的元老、重臣、財閥、政客等，也同樣的要侵略中國。然而他們有比較高度的政治技術，他們對於自己階級的利益，也有格外精密的打算，因此，對於軍閥們投機冒險的武裝侵略，就不能不加以反對。日本軍閥以農民之本質，薰染了神道的麻醉教育，封建意識的濃厚，是任何文明國家的軍人所不及的；再配合着國際法西斯蒂的復古思潮，他們的封建意識更加强了根底。所以，他們的盲動和瘋狂，是要擾亂了資產階級審慎訂立下來的侵略計劃的。我們當然也決不歡迎日本資產階級的侵略計劃，然而在反對侵略的過程當中，最先自然還是要反對瘋狂的法西斯蒂武裝侵略。不幸得很，我們當局過

去的不抵抗主義，竟使日本法西斯蒂軍閥毫不費力的得着軍事投機的意外收穫——偌大的東北三省。他們馬上就拿這種意外的收穫向日本國民誇耀，同時趾高氣揚的壓倒了他們的政敵——代表資產階級的元老、重臣、財閥、政客，就是所謂文治派。

倘使我們一開始就能拚死抵抗侵略，我敢相信，一萬四千名的日本軍隊，是不可能占領東北三省的，不但如此，而且一定要全軍覆沒的。那樣，盲動的軍閥，早就爲日本國民所唾棄了，那裏還會有以後的淞滬戰爭和長城戰爭呢？從這種慘痛的教訓當中，我們可以得着這樣的結論：中國的不抵抗主義是日本法西斯蒂勢力的營養料，而中國的武裝抵抗必然可以促成日本法西斯蒂勢力的崩潰。

(二) 主觀力量的估計

估計過了我們的客觀條件之後，我們現在進一步估計我們的主觀力量：

第一，有人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所以中國決不會滅亡。這話並不是完全不對，然而是不夠的。假若有了久遠的文化就可以不會滅亡，那末，埃及和印度又何至被人征服呢？但是，毫無疑義的，文化是我們的主觀力量之一。假若我們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文字的野蠻民族，我們不但不能應用一切新的科學發明，而且也就沒有方法可以喚起廣大的羣衆，自然更談不到團結整個的民族力量。我們目下做救亡工作，那一時一刻能離得開文字呢？那一時一刻能離得開科學發明呢？這樣，我們怎能不在萬分感謝中接受這個民族解放鬥爭的利器——五千年的文化？

然而，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同時指出，在五千年的文化當中，一部分固然可以當作我們的利器，而另一部分却無疑的是我們的毒藥。比方，在我們的古書當中，

便有主張對敵人忍讓、屈服……的奴才哲學。這在「一九一八」事變後，便已經演變出來，而成爲亡國滅種的不抵抗主義。所以，我們要認識：五千年的文化並不是全部可供我們利用的，而我們是必須運用最嚴謹的選擇的。同時，我們還得明白，單靠固有的文化，是絕對不夠的，我們的戰鬥工具，我們的戰鬥技術，有許多都需要外來文化的幫助。我們一面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有間別的，而且很鄭重的接受固有的文化，然而同時要反對以保存固有文化爲幌子，意在排斥外來文化的國粹主義。

第二，我們有一千一百餘萬方公里的土地和四萬五千萬的人口。這自然也不是抗敵必勝的唯一條件，然而無疑的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因爲有廣大人口的民族，比較上是不容易被征服的。自然，這也不是絕對的。且看，有三萬二千萬人口的印度，目下不是依然處在殖民地的地位嗎？這裏，我們可以絕對的自信的是：

這四萬五千萬的人口，如果能用文化的膠液把他們團結起來，那就決非任何的侵略力量所能消滅。同時，廣大的土地，一面可使敵人不容易全部占領，占領了也不容易防守、警備；一面更可以供給我們在戰爭中特別需要的資源。

第三，我們配合了上面的三個主觀條件——人口、土地、文化，我們已經可以作出一個消極的結論：中華民族是不可能滅亡的。要呢，除非失敗主義起了廣大的漢奸作用，或者內部發生了極不幸的糾紛，因此整個的民族意識消沉下去，大家都坐以待斃，或者自相殘殺，替敵人做了清道夫的工作。我們在上文曾經說過：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並不是要佔領一片荒土，而是要奴役大批順民。所以，只要我們大家團結起來，反抗到死；只要我們下了焦土抗敵的決心，敵人是不準備用那樣大的犧牲，來爭取一片焦土的。

第四，然而，我們有絕大的自信：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是不會消沉下去，失敗

主義是不可能起很大的漢奸作用的。二十六年以來的中華民族，雖然是一個不幸的民族，然而同時是一個鬥爭的民族。二十六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喚起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在民十四至十六年間的國民革命當中，中國民衆的力量，不但摧毀了北洋軍閥的最後巢穴，而且曾經使帝國主義發抖。此外，如反對袁世凱解散國會的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雲南起義，反對張勳復辟的馬廠誓師，反對對日賣國外交的「五四」運動，以及反對英人慘殺中國民衆的「五卅」運動，沒有一件不表示出來中國民衆已經覺悟，已經不願意忍受任何的無理壓迫，已經要堅決的爭取人的待遇，已經要加緊的趕上人類進化的大流，而絕對不容許任何人開倒車。這許多次鬥爭的本身意義，已經是重大如此；同時，每一次的鬥爭，還要喚起更廣大羣衆的覺悟，那個力量尤其是十分偉大。

因此，我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在過去二十六年的長時期當中經過不斷鬥

爭的中華民族，牠的民族意識是不會消沉下去的。鬥爭勝利的歷史，使中華民族有絕大的自信力；這種自信力的存在，就可使任何的帝國主義都不可能奴役我們。

第五，我們的力量還決不止此；我們是有相當的武裝力量的。這個武裝的力量，固然比不過敵人，然而，在一個生死存亡的決鬥當中，在理直氣壯的號召之下，我們的英勇戰士拿着比較低劣的武器，也必然是可以戰勝敵人的。「一二八」淞滬之戰，後來的長城戰爭，以及最近的綏遠戰爭，都已經表示出來：武器的力量並不是絕對的，而人的力量，畢竟還是決定勝負的因素。過去五年間東北義勇軍苦戰的成績——十五萬義勇軍使敵人傷亡十六七萬人的成績，那更是人力的最高表現。他們的武器，和敵人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然而，因為他們熟悉地形和路徑，能夠運用熟練的游擊戰術，又能和民衆打成一片，竟使敵人疲于奔命，而

遭受極大的損失。倘使照唯武器論者的說法，這種事實，就都變成不可思議；而且，國防的充實，也就只須置辦一些新式的武器，戰士的訓練，特別是政治訓練，都變成多餘的了。

目下，我們有二百萬以上的常備軍；最新式的武器，歷年也已經置辦了不少——自然是比不過我們的敵人，但是比只有六架飛機的阿比西尼亞，却高強百倍。此外，各地的民間槍械，至少總在一千萬枝以上。我們只要把這許多武裝，完全集中起來，去應付當前的大敵，只要正規軍隊能夠繼續過去淞滬戰爭、長城戰爭，以至最近綏遠戰爭的光榮功績，民間武力能夠效法東北義勇軍的苦戰精神，協助正規軍遊擊；那，我們豈止是消極的幸免於滅亡，簡直可以積極的爭取得極大的勝利，從這個勝利當中，把整個民族從帝國主義的鎖鏈當中完全解放出來。這裏，我們還有極大的理由可以自信：在全國一致發動抗日戰爭的時候，我們正規

軍的戰鬥成績，只有比過去增強百倍；民間武力和正規軍配合起來，在統一的指揮之下執行游擊戰爭，所發揮出來的力量，自然也要比東北義勇軍還要高強。

(三) 國際的陣線與神聖的使命

上面的兩個估計已經把我們的前途，做了一個明白的分析。現在我們還得指出，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是不應該很機械的把牠們對立起來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往往是互為影響，甚至是參伍錯綜的。

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白：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使命，不僅是爭取自己的民族解放，而且是維護全人類的文明。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敗與全世界弱小民族和被壓迫大眾的解放，有怎樣密切的關係。中華民族是全世界弱小民族中人數比較最大而壓迫比較最輕的一員——中華民族是全世界

界弱小民族的「老大哥」。所以，在國際民族解放鬥爭中，中華民族是應該站在第一線的。近年來，就因為「老大哥」不爭氣，對日本帝國主義採取不抵抗政策，助長了一般帝國主義的氣燄，致令我們的「小弟弟」阿比西尼亞先吃了虧，一時的被意帝國主義征服了！

我們說中華民族應該站在國際民族解放鬥爭的第一線，也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做別人的先鋒，而是說：我們為求自己的生存，本來不能不拚死抵抗；不過這種抵抗，牠的意義還不僅僅是求民族的生存，而同時是負起國際上神聖的使命罷了。更明白點說：我們負起這種國際上的神聖使命，並不增加一絲一毫我們自己的犧牲，而可以取得全世界弱小民族的援助。全世界的弱小民族都已經明白：倘使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失敗，牠們就要打到十八層的地獄下面去！

帝國主義國內的被壓迫大眾，是和弱小民族同命運的。「美國的黑奴不解

放，美國的白色勞苦大眾決不能得着解放。同樣的，中華民族不解放，不但朝鮮和台灣的民族不能得着解放，連日本國內的勞苦大眾也都不能得着解放。我們過去五年間的不抵抗主義，助長了日本法西斯蒂軍閥的氣燄；那結果，不但中華民族受着更慘酷的侵略，不但日本的文治派受着極大的打擊，日本的勞苦大眾在法西斯蒂瘋狂的壓迫之下，所受的痛苦更是不堪設想。

不僅如此，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力量，而且是世界和平的一塊柱石。假如我們在「一九一八」事變的時候，能有一個「瀋陽抗戰」，至低的限度能給敵人一個得不償失的教訓，那末，以後的淞滬戰爭、長城戰爭，以及目下的綏遠戰爭，固然可以避免，就是阿戰爭，以至西班牙的慘酷內戰，也許都可以避免。用抵抗戰爭答復侵略戰爭，不但是自救的唯一手段，而且是維持世界和平的唯一有力手段。這一點，我們是不能不嚴重注意的。

這樣，我們的抗日戰爭，除了要爭取自己的民族解放之外，還替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和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的解放運動，盡了先鋒的任務，而同時又是保障世界和平的一個重要力量。我們負起這樣神聖的一個歷史使命，不但是光榮，而且主觀的力量，是十分偉大的。那就是說：我們的任務，固然是國際的，我們的陣線，也是國際的——上面所舉的客觀條件中，有許多就都變成了我們的主觀力量。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全世界的愛好和平的更廣大的大眾，連日本國內反法西斯蒂愛好和平的大眾在內，都變成我們的同情者，甚至是友軍。

因此，我們一面要明白我們任務的重大，一面還要認識我們力量的偉大。

第四章 機械的定命論

科學的抗日必勝論，是以我們能夠緊緊的把握住當前的客觀條件，同時能夠充分的運用我們的主觀力量為前提的。那就是說：如果「人謀不臧」我們的抗日戰爭也有失敗的可能，或者至少要使鬥爭的過程延長，而使民族受着不必要的犧牲的。因此，我們得再檢討一下機械的定命論。

自然，在失敗論當中，定命論也已經起了魔鬼的作用。如「中國必亡論」、「唯武器論」、「物質對比論」……都充滿了定命論的意識。但是，在相反的方面，在抗日必勝論當中，定命論也往往被人運用起來。有人說，十年之內，日本國內一定要起革命，我們那時就可以毫不費力的取得解放。跟着，便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坐待國際形勢的推移，可以坐待日本國內的變化；更有人以為在這帝國主義已趨沒落的階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真如摧枯拉朽，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在這裏，我們必須嚴重的指出：右面的悲觀論和左面的絕對樂觀論，同樣的是機械論。

者，同樣的是有害的宣傳。前者要使我们因爲失望而趨於消沉、頹廢，而後者要使我们因爲誇大、狂妄、而趨於疏忽、大意，甚至幻想、無爲；那結果，一樣的是足以亡國的。

我們必須明白：任何的偉大使命，任何的神聖功業，都是在艱苦的鬥爭當中得來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是死裏求生的工作；我們假若在外交的運用上，在內部的團結上，以至在策略的決定上，犯了重大的錯誤，我們便可能遭遇着可恥的失敗。甚至，只要我們犯了比較輕微的錯誤，或者努力得不夠，也可能使我們受着不必要的頓挫，而延遲了民族解放功業的完成。

我們在這裏，必須重新提出：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並不是互相對立的兩樣東西，而且也不是各自孤立的兩樣東西。在上文，我們已經說過：有許多客觀條件同時就是我們的主觀力量。現在我們還得說明，主觀力量的變化，是可以相對的

影響客觀條件的，比方，中國過去的不抵抗主義，不但增加了日本法西斯蒂軍閥的瘋狂，而且增加了國際一般法西斯蒂勢力的瘋狂。倘使我們一開始，就能拚死抵抗，那不但日本法西斯蒂軍閥要遭受極大的打擊，連國際上的形勢，都要爲之一變——許多徘徊觀望的力量，都可以變成我們的友軍。這樣，我們可以明白：一種適合客觀條件的主觀力量，決計不是觀念論者的幻想，而是一種實質的力量。爲甚麼一個人舉一千斤重的物件是幻想，而十個人舉一千斤重的物件就變成絕對可能的事實呢？這就是主觀力量和客觀條件適合與不適合的問題。反過來，十個人固然可以舉起一千斤重的物件，但是，倘使大家都不用氣力，那物件却是絕對不會自己舉起來的。所以，單講主觀力量而忽略了客觀條件的人，固然是——個幻想者；單靠客觀條件而忽略了主觀力量的人，也同樣的是一個幻想者。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認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處在同樣的地位。自然，我們不能忘記客

觀條件可以限制主觀力量，而主觀力量不能限制客觀條件的發展；所以前者是絕對的，而後者是相對的。

第五章 帝國主義的戰爭論

在主戰派當中，除了定命論之外，還有一種錯誤的理論，那就是帝國主義的戰爭論。這些人有的很誇大的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目的在滅亡日本，把我們自己變成東亞的主人翁；有的認為我們的抗日戰爭，和過去德法間的爭奪一樣，是一種循環報復的手段。這種理論的開展，要發生兩種危險的傾向。第一，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大眾，要開始顧慮到中國抗戰勝利之後，東亞要起來一個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原有的帝國主義國家是不是就消沉下去，却依然是一個問題。這剛好使白種侵略野心家的黃禍論可以乘機抬頭，而發揮牠的欺騙作用。第二，日

本人民也要感覺到中日戰爭不但是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而同時是日本民族的存亡問題。這剛好使日本軍閥可以乘機加強他們的武斷宣傳，把多數愛好和平而又怕做亡國奴的日本人民，拉到法西斯蒂的陣線裏去。所以，帝國主義的戰爭論，不但要減少國際上對我們的同情，而且要增強敵人的力量；要使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同時向於我們不利的方向變化，而削弱了我們抗戰勝利的把握。我們用不着說這種狂妄理論還要使國內民衆走入反動的歧途；那樣，即使抗戰僥倖的得着勝利，民族文化的進步，却要受着不必要的阻礙，而和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世界大同，也正是背道而馳。

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決計不是要滅亡日本，而不過是要自救——把自己的民族從滅亡的路上救回來。在力量上，我們本來談不到滅亡日本；在公理正義的觀點上，我們自己不願做亡國奴，根本也就不應該希望別人做亡國奴。我們的

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日本法西斯蒂軍閥，而不是整個的日本民族，尤其是日本國內的民衆。大多數愛好和平的日本民衆，不但不是我們的敵人，而且是我們的友軍。日本帝國主義——日本的法西斯蒂軍閥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敵人，而同時是日本國內大多數愛好和平大衆的敵人。還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也不是中華民族單獨能做的了；中華民族只能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從中國領土裏趕出去，使牠的凶燄受着嚴重的挫折；而最後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依然是日本民衆的事情。就在這種關係上，我們和日本民衆建立起來友軍的關係，而我們的抗日戰爭，正是幫助日本愛好和平的大衆驅逐製造戰爭的惡魔——法西斯蒂軍閥，正是幫助日本的勞苦大衆爭取解放。我們是希望日本有一個愛好和平的政權和一個爲大衆謀利益的社會制度。那樣，日本的民衆固然可享和平安樂的幸福，全世界的人類也就解除了一部分戰爭的恐怖。爲了東亞

兩大民族的前途，爲了人類文化的前途，我們和日本民衆正應該怎樣的密切合作，共同負擔起來這個歷史的任務？那裏還說得到滅亡日本呢？

時代轉變了，德法兩民族間循環報復的歷史，那是帝國主義的玩意兒。現時代的中華民族抗日陣線中的戰士，是要根本的把這種惡劣意識從腦海裏清除出去的。爲要保證抗日戰爭的勝利，我們還應該進一步積極的痛斥這種荒謬的理論——有利於敵人的宣傳。

讓我們高喊：

「爲民族解放而戰！

爲世界和平而戰！」

第六章 結論

「使一切不利於我們的條件轉變為有利於我們的條件。」這是任何革命鬥爭的鐵則。但是，用什麼方法可以達到這種目的呢？那只有「緊緊的把握住矛盾。」

所謂「緊緊的把握住矛盾，」雖然是哲學上的一個重要原則，但是倒並不是神秘莫測的玩意兒。有許多政治家和軍事家，在技術的修養到了高度而同時把民族國家的利害打算得厘毫不苟的時候，往往就已經能夠不自覺的運用這個原則。在堅強的鏈條中找取最脆弱的一環，在堅強的防線中找取最薄弱的一點，集中自己的力量去攻擊，那可說是任何政治鬥爭和任何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唯一不二法門。特別是以弱攻強的革命鬥爭和民族解放戰爭，這種原則的運用，是絲毫都不能忽略的。

所謂「緊緊的把握住矛盾，」包含着認識矛盾、運用矛盾和擴大矛盾的三

個過程；而所謂矛盾，也不單指敵人內部的矛盾，連自己的矛盾也在內的。本來，整個人類的歷史，就不過是矛盾的發展，——在舊的體系當中孕育着新體系的胚胎，而新的胚胎的長大却要揚棄了舊的體系。自己孕育着一個足以揚棄了自己的胚胎，這不是太矛盾嗎？然而人類社會却就是這樣進化的。過去的歷史如此，將來的歷史自然也如此；所以，我們只要能夠明白這個歷史的過程，我們就可以認識當前矛盾的所在；我們連用這個矛盾，擴大這個矛盾，就可以用我們的主觀力量推進人類的進化。

比方，整個的帝國主義體系，是對我們不利的；然而，在這個不利於我們的體系當中會起了一種相互利害的衝突，而這種衝突却是有利於我們的，這是一種矛盾。再比方，在帝國主義的國內會孕育着一種反帝國主義的偉大勢力，這也是一種矛盾。再比方，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是強大的，然而，如上文所說，在這

個強大的軍事力量當中却可以找出許多的弱點，這也是一種矛盾。再比方，在本國內，還可以找到同情於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偉大力量，這又是一種矛盾。再比方，中國是一個弱國，然而在反抗侵略的時候，却有四萬萬五千萬不願做奴隸的民衆組成一個堅不可摧的強力，這也是一個矛盾。要之，歷史上一切被壓迫的勢力，都要在認識這種矛盾之後，才能在高喊「可取而代之」之後，發現自己前途的曙光。所以，認識矛盾是十分重要的；不認識矛盾，做奴隸的就只好死心貼地永遠做奴隸，歷史上一切的革命鬥爭，就都談不到了！

認識矛盾之後，我們就應該在行動上儘量運用這種矛盾。在外交上，我們就應該運用帝國主義間的衝突，締結與國，把我們的最大敵人孤立起來；我們還得設法取得各帝國主義國內廣大羣衆的同情，使他們的政府不敢幫助敵人。在敵軍進逼的時候，我們只要能夠窺破了他們的弱點，便可以增強了自己的勇氣，而

給他們一個有力的反抗。在宣傳上面，我們更應該明白的指出：我們不過是反對少數的侵略野心家，而不是排斥日本民族。在這種意義之下，所謂「兩個民族間的仇恨」一套話，是萬萬不能提的；提了便剛好把多數愛好和平的日本人，驅到法西斯蒂侵略野心家的懷抱裏去！我們這樣的運用矛盾，就自然可以使矛盾擴大，而取得最後的勝利。

我更要指出：緊緊的把握住矛盾，是一切革命鬥爭的鑰匙，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寶筏。在目前的中國，不能把握住矛盾的人，往往就要做恐日派，做順民，甚至做漢奸；頂好的也不過變成以文天祥、陸秀夫自居的失敗主義者！然而，機械論者是永遠不會把握住矛盾的。